

日知錄集釋

冊十

日知錄集釋卷三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

者矣若歷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

沈氏曰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年

乾月戊寅欽天監掌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歷更改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

足所致元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

起復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祕歷書及國朝歷志準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諳曉本業善于

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俟至來冬至以

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日月交食合朔弦望并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炁月

字羅喉計都等類視至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錄上之并延訪知歷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同異重建

歷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
得旨允其測候訪取祕書報罷神宗實錄萬歷二十
三年九月禮部議罷鄭世載何正之萬年曆內云
近有言歷法差譌當正者然于何正之一日考月令
之中星移次應節二日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三
日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即如世子言取大統授
一時二歷相較氣差三日時差九刻在亥子之交則移
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月則弦望亦宜各差一日
今似未至此也

樊深河閒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
後讀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爲民閒設
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歷祥異賦賜羣臣由
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

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梅氏曰心之神明無有窮

有遲之數千百年始見端緒而人輒知之法則定于唐
以追其變故世愈降歷愈密而要其大器由是三星
虞之時今夫歷所步有四日恆星曰日日月五星
治歷之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星
者以得前四者躔離朧盈縮交蝕遲留伏逆掩犯
之度古今作歷者七十餘家疏密代殊制作各異其

法具在可致而知然玳玉約三者盡之政歷者算義和歷
 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器也故曰一定于
 象者圖也渾象也璇璣玉衡測驗之器也故曰一歲
 唐虞之世也歷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
 差是二差者有微之甚遠則所積差而至于著力可至不
 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積差而至于著力可至不
 能入隋劉焯唐未有一行始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
 冲之算故焯唐一有行始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
 五十年或為六十六年有或八月十三年未定說元
 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有或八月十三年未定說元
 而守敬又有上攻下求增減歲餘天謂精到若夫古之
 差遲而今之差不變謂歲差減歲餘天謂精到若夫古之
 月星辰則所行度各異謂之里所居亦有東西南北正視側
 視之星殊則所行度各異謂之里所居亦有東西南北正視側
 未有知人之者北齊張子信食宣明歷本之為氣刻時不
 見食者大衍歷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以人身所經測
 三差而七所歷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以人身所經測
 驗二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數年之積測以東西差里合
 山海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數年之積測以東西差里合
 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南北差數年之積測以東西差里合
 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數千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
 然易辨且其實驗以定里差數千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
 謂之近用唐虞之無惑歷也至近日屢變益精以此然余亦
 易者求差之法古聖人以鳥火之虛昂在萬世求歲差之
 器窺也故為中星以紀之以鳥火之虛昂在萬世求歲差之

爲根數也夷以谷南交出入發斂宅不可以分一
之定目也以治歷而後成學古者知人合數千年
思耳以後凡能出其一久而必變捷法垂之至今
所以立法之故及其新智立一變也又垂之有以
說于是反覆推論無纖毫疑似于外吾心則可以
古聖之是心亦即天之心而古中吾心則可以設
而要于本其常然以深求其變而徐爲修改以法
外亦可是則吾輯歷法通考之意也又曰或問律
無私習是則律所禁者天文也非歷也又曰或問
以日月暈珥彗孛度中星芒角次動搖預斷吉凶
家也本躔離之度飛流芒角次動搖預斷吉凶進退
民事者歷家也漢藝文志禁其妄言廿一福家歷譜
判然二矣且星私習之禁禁其妄言廿一福家歷譜
若夫日月星辰有目共睹之徒古者率作興事皆用
又何禁焉自梓慎禘竈之徒古者率作興事皆用爲
祥乃有占而折說有驗有誣之論故歷子產昭子深
實乃有占而折說有驗有誣之論故歷子產昭子深
無所依而不求其行曰說不得而占得聞乎曰古之
步或多而不效求其行曰說不得而占得聞乎曰古之
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斷有常度也
而古歷未精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月行有
于朔也而古歷未精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月
日行有盈縮皆一定朔之數可以晦小二輪爲法也
而古唯

平度古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王則侯其肅月行其陰舒朔
而月見東方謂之月入見西方謂之朧王則侯其肅月行其陰舒朔
歷以不足廿年而周其交也于黃道其交之半也則
出入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占曰天
有三門猶房四星表房中央曰太陽道主南間曰陽環北闕
曰陰環月由天街天下和平曰陽道主喪陰道主水夫
黃道中且有歲差況乎月道出入黃道時有南北而其欲定
于房中又有已謬乎月道出入黃道時有南北而其欲定
黃道同升又有占曰月斜降斜升正降之殊故月始生
有平有偃而古占曰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月有正斜升降二
罷無兵偃而起月疾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月有正斜升降二
因也盈兵縮遲疾月疾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月有正斜升降二
之故月月初見有初二初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關雲氣而古占曰食前數日見不殊極其變則食日者朔月初四
月卑人所見之食前數日見不殊極其變則食日者朔月初四
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面露光最高卑而影徑為之異故
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露光最高卑而影徑為之異故
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去當知順行占以金環食為
為災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古唯知順行占以金環食為
去皆變行也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未當去而
座可預求而古無緯度占為失行焉之例曰凌所犯星
曰鬬曰食曰掩曰合曰外宮己曰圍繞五星必無犯黃道不
過入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繞五星必無犯黃道不
占書皆有之近有著賢相通占者刪去黃道極遠而占之
星亦既知其非矣至于恆星有定數亦有定距而占之

者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出入地平有蒙氣
之差或以橫斜視之差妄謂移動于是曰王良策馬車
騎滿野天鉤直則地維坼泰階不平人主有福中州以
北去北極近老人星遠而近濁不常見占曰老人星
見王者多壽以二分占星密疏貢諛此其仍訛習欺尤
見而猶歲以二分占星密疏貢諛此其仍訛習欺尤
大彰明者矣曰然則占驗可廢乎將天變不足畏邪
曰惡是何言也吾所謂占驗可廢乎將天變不足畏邪
災而懼側身修省以答天戒固固欽若之精意也古者
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以答天戒固固欽若之精意也古者
修也遇其變加警惕焉此則理之
當然非以數之有常而或懈也

日食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
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入食率二歲六月而
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
見崇禎之世十七年而入食

原注二年五月乙酉朔

年三月丁亥朔九年七月癸卯朔十年正月辛
丑朔十二月乙未朔十四年十月癸卯朔

七年八月與漢成略同而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
丙辰朔

爲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非也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

氏沈

曰談遷國權李天經曰太陽行黃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是爲同道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至兩道度是謂相過又曰過赤道二十三度則爲真準此耳然天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矣爲此言

者始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

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爲食輕不爲

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

無論分至

陸氏曰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爲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

爲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皆有微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爲西學有所慎而不言則得之矣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南城萬寶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爲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

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

原注宋史天文志曰

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

靜樂李鱸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尚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真錢

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楊氏曰以火近火而光奪此精不可有二之說也
也金水內景此闇虛之說也地影之云最爲明哲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爲劉裕所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羸縮春秋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

考之歲星當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

原注考授時歷段目歲星未有

不退之時但晨退四十六日夕退四十六日各有奇
共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宮大約各三十
度以出宮為災不出宮不為災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

原注沈約

宋書天文志云

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

漢紀年房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

井唐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歷三年七月五

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

原注景德四年六月司天

監言五星聚而伏于鶉火

淳熙十三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

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

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

原注丙寅月之十四日在張九度木十六度
火七度土三度金三度水一度凡聚者四日

占曰

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

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
被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元宗之政
荒矣或曰漢從歲宋從填唐從熒惑云（梁氏曰古今
註謂五星聚
非吉祥乃兵象為秦亡之應因歷引唐世五星聚為
證其大者天寶九年五星聚燕禍至累世通鑑不載
漢五星聚東
井事良是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為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

（原注）蜀志劉豹等言建安二十一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于牛女中宗紹晉（原注）

晉書懷帝紀永嘉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斗
牛天文志同但云聚于牛女而元帝紀則云永嘉中
歲填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一云四星一云三星不
同庚信哀江南賦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

于觜參神武王齊于危文宣代魏于東井肅宗復唐
于張高祖王周皆為有國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
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為帝唐咸通十年熒惑
填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

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四星聚奎
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原注）至德二載四月
壬寅四星聚鶉首後晉
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
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于
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
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並起
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
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
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
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
甲乙海外日月不占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

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閒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

者百餘口唐元宗爲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
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
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
對於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荆軻爲燕
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畫
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

動志其此之謂與

趙氏曰易所言皆上古之時人視天甚近

福六極之徵其天詔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

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法

非孔子所創也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爲

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年變必驗一事推旣往以占

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數

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霍

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召問勝勝對洪

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

者光安世大驚宣帝將祠昭帝廟旄頭劍落泥中刃

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

有任宣子章匿廟閒欲俟上至爲逆事發伏誅京房

日知錄集釋

卷三十

八中華書局聚

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
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
不屢中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爲陰氣太甚極
陰生陽恐反有火災帝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是漢儒
之言天者諱翼奉謂于人氣內逆則疏者皆言之深切著
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于人氣內逆則疏者皆言之深切著
星氣猶人之貌也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
欠伸動于之貌也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
有失道之君欲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
之仁愛人之君欲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
傲人君道以失證猶人父事之明誠改則禍消不改則
皆援天君道以失證猶人父事之明誠改則禍消不改則
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
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
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
彭相應之理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視天猶有影
響若天下事皆應之以人力致而不以天文降及後世
者亦無復有求端於天自天之意故自漢以復援災
異以規時政者覺天災自天之意故自漢以復援災
涉井思孔子修春秋災異無大小必書
如果與人無涉聖人亦何事多言哉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